

● 主 编 / 张建业
副主编 / 刘幼生

第三卷

《藏书》

下

李贽文集



李贽文集

第三卷 《藏书》 下

刘幼生 夏连保 李著鹏 关耀辉 整理

● 主 编 / 张建业
副主编 / 刘幼生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贽文集/张建业主编. —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
2000.5

ISBN 7-80149-242-0

I. 李… II. 张… III. 李贽(1527~1602年) —文集
IV. B248.9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9380 号

李贽文集 (第三卷)



主 编: 张建业

责任编辑: 范广伟

策 划: 张 明

责任校对: 同 文

责任印制: 同 非

出版发行: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(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)

网址: <http://www.ssdph.com.cn>

经 销: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排 版: 山西省印刷技术研究所

印 刷: 北京科技印刷厂

开 本: 889×1194 毫米 1/32 开

印 张: 23.625

字 数: 588 千字

版 次: 2000年5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149-242-0/K·023 定价(全套七卷):38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德业儒臣前论

李生曰：道之在人，犹水之在地也。人之求道，犹之掘地而求水也。然则水无不在地，人无不载道也审矣。而谓水有不流，道有不传可乎？顾掘地者，或弃井而逃，或自甘于溷浊咸苦，终身不见甘泉而遂止者有之。然而得泉者亦已众矣，彼谓轲之死不得其传者，真大谬也。惟此言出，而后宋人直以濂洛关闽接孟氏之传，谓为知言云。吁！自秦而汉而唐，而后至于宋，中间历晋以及五代，无虑千数百年。若谓地尽不泉，则人皆渴死久矣。若谓人尽不得道，则人道灭矣。何以能长世也，终遂泯没不见，混沌无闻，直待有宋而始开辟而后可也。何宋室愈以不竞，奄奄如垂绝之人，而反不如彼之失传者哉！好自尊大标帜，而不知其诟诬，亦太甚矣。今夫造为谤言，诬陷一家者，其罪诛。今以一语而诬千百载之君臣，非特其民无道，其臣无道，其君亦且无道。一言而千古之君臣皆不免于不道之诛，诬罔若此，有圣王出，反坐之刑，当如何也，而可轻易若此矣乎！晚年多暇，意欲一洗千古之谤，而力不能致全书。又老来好书，目力既竭，计有行游四方，就正有道，日闻所不闻，庶几快之。而筋力衰矣，出门复难，就正未易。噫！耳目无功，闻见自狭。予虽欲尚论古人，以知其世，何可得也！姑即平生所知者，录而别之，目为有德之儒。虽师友渊源莫详次第，而仅存什一，要当知道无绝续，人具只眼云耳。

藏书卷三十二 儒臣传

德行门

一 德业儒臣

荀卿

荀卿，赵人。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。脩衍之术迂大而闳辩，爽也文具难施。淳于髡久与处，时有得善言。故齐人颂曰：“讲天衍，雕龙奭。炙毂过髡，田骈之属皆已死。”齐襄王时，而荀卿最为老师。齐尚修列大夫之缺，而荀卿三为祭酒焉。齐人或谗荀卿，荀卿乃适楚，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。春申君死而荀卿废，因家兰陵。李斯尝为弟子。荀卿嫉浊世之政，亡国乱君相属，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，信讥祥，鄙儒小拘，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。胡说。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，序列著数万言而卒，因葬兰陵。

荀卿尝与临武君论兵于赵孝成王前，王曰：“请问兵要。”卿对曰：“要在附民。夫仁人之兵，上下一心，三军同力。臣之于君也，下之于上也。若子弟之事父兄，若手足之扞头目而覆胸腹也。故兵要在于附民而已。齐人隆技击，得一首者，赐赎镒金，无本赏矣。事小敌彘，则偷可用也；事大敌坚，则涣然离耳。是亡国之兵也，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。魏氏武卒，以度取之。衣三属之甲，操十二石之弩，负矢五十，置戈其上。冠胄带剑，赢三日粮，日中而趋百里。中试则复其户，利其田宅，气力数年而衰，而复利未可夺也，改造则不易周也。故地虽大，其税必寡，是危国之兵也。秦人，其生民也阨隘，其使民也酷烈。怀之以庆赏，黜之以刑罚。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，非斗无由也。使以功赏相长，五甲首而隶五家，是最为众强长久之道。然皆干赏蹈利之兵，未有

安制綦节之理也。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，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，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，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。胡说。以下说道理不中用。故招延募选，隆势诈，尚功利，是渐之也。礼义教化，是齐之也。故兵大齐则制天下，小齐则制邻敌。若夫招延募选，隆势诈，尚利之兵，则胜不胜无常，相为雌雄耳。夫是谓之盗兵，君子不由也。”王曰：“善。请问为将。”卿曰：“号令欲严以威；赏罚欲必以信；处舍欲周以固；徙举进退欲安以重，欲疾以速；窥敌观变，欲潜以深，欲伍以参；遇敌决战，必行吾所明，无行吾所疑。夫是之谓六术。无欲将而恶废，无怠胜而忘败，无威内而轻外，无见利而不顾其害，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。夫是之谓五权。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，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。夫是之谓三至。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，其败也必在慢之。故敬胜怠则吉，怠胜敬则灭，计胜欲则从，欲胜计则凶。战如守，行如战，有功如幸。慎行此六术、五权、三至，而处之以恭敬无旷，夫是之谓天下之将。”临武君曰：“善。请问王者之军制。”卿曰：“将死鼓，御死辔，百吏死职，士大夫死行列。闻鼓声而进，金声而退。顺命为上，有功次之。不杀老弱，不猎田稼。服者不禽，格者不赦，奔命者不获。凡诛，非诛百姓也，诛其乱百姓者也。百姓有捍其贼，是亦贼也。故顺刃者生，僇刃者死，奔命者贡，有诛而无战。不屠城，不潜军，不留众，师不越时。故乱者乐其政，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。”临武君曰：“善。”陈轸问曰：“先生论兵，常以仁义为本，然则又何以兵为哉？”卿曰：“仁者爱人，故恶人之害之也。义者循理，故恶人之乱之也。故兵者，所以禁暴除害也，非争夺也。”

李生曰：荀与孟同时，其才俱美，其文更雄杰，其用之更通达而不迂，不晓当时何以独抑荀而扬孟轲也。中间亦尊周孔，然非俗所以尊者；亦排墨子，亦非十二子，然亦非世俗之所以排所以非者。故曰荀孟。吁！得之矣。

孟轲 附 乐克论

李生曰：孟氏之学，识其大者，真若登孔子之堂而受衣钵也，其足继孔圣之传无疑。其言性善亦甚是，然至尽排众说，犹未免执定说以骋己见，而欲以死语活人也。夫人本至活也，故其善为至善，而其德为明德也。至善者，无善无不善之谓也。惟无善无不善，乃为至善；惟无可无不可，始为当可耳。若执一定之说，持刊定死本，而欲印行以通天下后世，是执一也。执一便是害道，孟氏已自言之矣。惟夫子之善言性也，曰：“性相近也。习相远也。上知与下愚不移。”不执一说便可通行，不定死法便足活世。故曰：“孔子其太极乎？万世之师之也宜也，孟氏知尊夫子而愿学之也亦宜也。”然以为贤于尧舜，以为生民未有，则亦不自知其言之过矣。夫孔子自谓好古敏求，学而后知之者矣。乃尧舜性之也，何易贤也。若谓举作用而言，则孔子之举措，分明是舜以下圣人之举措也，观其梦寐周公可见矣。夫周公且非舜比也，而况尧乎！当尧之时，洪水之害极矣。众方举鲧，尧故知之，然且顺众而用之。不徒用之，用之且至于九载，至九载而绩用弗成也乃已。其举禹，举稷，举皋陶、伯益，举十六相而诛三凶，且殛鲧也，皆舜摄位以后事也。由此观之，则尧之端拱成化，后世乌能知之哉！而以为贤于尧，不过情乎？然此犹可委曰弟子互相神圣其师云耳。乃王霸之辨，则舛谬不通甚矣。夫称天下之所归往曰王，前此而王者有三，故曰三王。王者不足为天下之归往，则方伯连帅修其职业，佐王者以定诸侯，宁一天下，于是始称方伯之任，故谓之伯。言其能任伯兄之事，率诸兄弟以宗周，无敢相攻伐也。此其借之之力，固所以修方伯之职，非分外举也。何以得罪于三王乎？吾以为正有功于三王者矣。故为三王易，为五伯难。夫子曰：“微管仲，吾其披发左衽矣。”“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。”二百馀年之周，借是以延长不灭，谁之功耶？而以谓无道桓文之事可欤？盖孟氏

徒知夫子小管仲之器，而不知夫子实心服管仲之功也。其小仲之器者，亦大概为门弟子云耳。当时如子贡不免以得邦家望夫子，故夫子曰：“待势而彰，其器小也。”人亦何待功业烜赫而后足以立于世哉！非以夫子之事功为能有加于仲也。

李生曰：孟子以乐克为善人信人。夫曰善人，则不践迹矣。曰信人，则有入室之望矣。可喜何如也。夫人之所以终不成者，谓其效颦学步，徒慕前人之迹为也。不思前人往矣，所过之迹，亦与其人俱往矣，尚如何而践之！此如婴儿然，婴儿之初生也，未能行立，须藉父母怀抱提携，乃能有往。稍长便不用矣，况既长且大欤！今之践迹者，皆婴儿之类，须赖有人在前为之指引者也，非大人事也。夫大人之学，止于至善。至善者无善之谓，无善则无迹，尚如何而践之！然则非但不必践，不可践，不当践，虽欲践之而不得焉者也。夫孔子非迹乎，然而孔子何迹也。今之所谓师弟子，皆相循而欲践彼迹者也，可不哀乎？

惟是世间一种善人自然吻合至善之初，生来便自不肯依人脚迹，作辕下之驹。故孔子屡称之而极言其不可得见尔。乃孟子遽以许乐克，则乐克亦可人哉！吾且极言之：凡人之生，负阴而抱阳。阳轻清而直上，故得之则为狂；阴坚凝而执固，故得之则为狷。虽或多寡不同，参差难一，未能纯乎其纯，然大概如是而已。惟彼纯阳之健，纯阴之顺，则其人难得见，故夫子思之。自今观之，圣人者，中之行也；狂狷也。君子者，大而化之圣人也。善人者，狂士之徽称也。有恒者，狷者之别名也。是皆信心人也。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学礼，曰主忠信。夫善人而至于信，则駸駸矣。是信者，狂狷之所以成始成终者也。惟其不学，则谓之善人。从事于学，则谓之君子。由

有学而悟无学，则谓之中行。而信实根柢^①之矣。学者不识善人之实，乃以廉洁退让笃行谨默之士当之，是入乡愿之室而冒焉以为登善人之堂也。一何视善人之浅哉！

孔子之门，曾点以狂而见道，曾参以狷而信道，此其彰彰较著焉。求之于古，必如伯夷、伊尹，行一不义，杀一不辜，而得天下不为，方可名为狷者。若柳士师，则狂者流矣。由此观之，放勋狂而帝，文王狂而王，泰伯狂而伯，皆狂也。若舜也禹也汤与武也，以至太公、周、召之列，皆狷也。微子狂而去，箕子狂而奴，比干狷而死。夫子曰：“殷有三仁焉。”曰：“三仁无彼此也。”管夷吾狂之魁也，汉高帝狂之神；文帝狂之圣也，陶朱狂而哲，子房狂而义。庄周、列御寇，道家之所谓狂也；曹相国、汲长孺，道家之所谓狷也。皆能措刑于不用，己不劳而民安之矣。荀之与杨，圣门之所谓狂狷也。韩子何人而遽指其醇疵哉！若陶渊明肆于菊，东方朔肆于朝，阮嗣宗肆于目，刘伯伦、王无功之徒肆于酒，淳于髡以一言定国肆于口，皆狂之上乘者也。难之难者，其东方生乎！避世金马门，以万乘为僚友。所谓古之狂也肆，其在斯人欤！其在斯人欤！

狂者又不可得，欲得不屑不洁之人而与之，是狷也。孟氏之所谓次也，犹言志至而气即次之，谓不可以轩轻也。惟天之生狂者不数，故古今豪杰独狷者差多耳，吾且略陈其一二焉。伍员以孝狷，屈平以忠狷，蔺相如以勇狷，贯高以气狷，鲁仲连之伦以侠狷。天下后世但指以为一偏一曲之士，未有知其修者。下至东汉，节义之士大率如此矣。惟牛医儿一脉，颇为害事，甚至互相标榜，目为鲁国颜子。自谓既明且哲，实则贼德而祸来学。回视家国将倾，诸贤就戮，上之不

^① 按，“根柢”原作“根抵”，今改。

能如孙登之污理，次之不能如皇甫规之不与，下之不能兴狐兔之悲。方且沾沾自喜，因同志之死以为名高，是诚何忍哉！此乡愿之学。狂狷之实，不可以不早辨也。宁独是，文章亦然。李谪仙、王摩诘，诗人之狂也；杜子美、孟浩然，诗人之狷也。韩退之文之狷，柳宗元文之狂，是又不可不知也。汉氏两司马，一在前可称狂，一在后可称狷。狂者不轨于道，而狷者几圣矣。虽心源莹彻，未知何如。予独怪其论人物，定是非，古今后后，一眼觑破，如日镜之于形影也。如死者复生立而在于前，相对语笑，复欷歔泣涕感慨抵掌搯腕而不能已也。苏氏兄弟，一为狂，一为狷。坡公论议节概颇与谪仙相似，第犹有耿耿忠爱之意，卒至坎壈以死，亦其宜耳。当其时，君相知之矣。但所谓知公者，亦不过以其才之奇耳，则谓之不知公亦可也。其殆孔北海称正平之狂与？嗟夫！世无孔子，则古今天下无真是非。世无司马，则谁为继孔子者，此予之所以语狂狷也。知狂狷，则知善人矣。然则乐克亦可人哉！

扬雄^①

扬雄，字子云，成都人也。雄少而好学，不为章句，训诂通而已。为人简易佚荡，口吃不能剧谈，默而好深湛之思。顾常好辞赋，先是蜀有司马相如作赋，甚弘丽温雅。雄心壮之，每作赋，常拟之以为式。又怪屈原文过相如，至不容，作《离骚》，自投江而死。悲其文，读之未尝不流涕也。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，不得时则龙蛇。遇不遇，命也，何必湛身哉！一生主意。乃作书，往往摭《离骚》文而反之，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，名曰《反离骚》。又旁《离骚》作重一篇，名曰《广骚》。又旁《惜诵》以下

① 按，“扬雄”原书均作“杨雄”，今改。

至《怀沙》一卷，名曰《畔牢愁》。孝成帝时，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。上方郊祠甘泉泰畤、汾阴后土以求继嗣，召雄待诏承明之庭。正月，从上甘泉，还奏《甘泉赋》。甘泉本因秦离宫，既泰奢，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宫，故遂推而隆之。乃上比于帝室紫宫，若曰：“此非人力之所为，党鬼神可也。”又是时，赵昭仪方大幸，每上甘泉，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。故雄聊盛言车骑之众，参丽之驾，非所以感动天地，逆厘三神。又言屏玉女，却嫫妃，以微戒斋肃之事。赋成奏之，天子异焉。

其三月，将祭后土。上乃帅群臣横大河，湊汾阴。既祭，行游介山。回安邑，顾龙门，览盐池，登历观，陟西岳以望八荒，迹殷周之虚，眇然以思唐虞之风。雄以为临川羡鱼，不如归而结网。还，上《河东赋》。其十二月羽猎，雄从，聊因《校猎赋》以风。明年，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。秋，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，西自褒斜，东至弘农，南驱汉中。张罗网罟罾，捕熊黑豪猪虎豹豺獾狐兔麋鹿，载以槛车，输长杨射熊馆。以网为周陆，纵禽兽其中，令胡人手搏之，自取获，上亲临观焉。是时农民不得收敛，雄从至射熊馆，还，上《长杨赋》。聊因笔墨成文章，故藉翰林以为主人、子墨为客卿以风。

哀帝时，丁、傅、董贤用事，诸附离之者，或起家至二千石。时雄方草《太玄》，有以自守，泊如也。或嘲雄以玄尚白，而雄解之，号曰《解嘲》。雄以赋者，将以风也。必推类而言，极丽靡之辞，闳侈钜衍，竞于使人不能加也。既乃归之于正，然览者已过矣。往时武帝好神仙，相如上《大人赋》，欲以风帝，反缥缈有凌云之志。繇是言之，赋劝而不止明矣。又颇似俳优，淳于髡、优孟之徒，非法度所存，贤人君子诗赋之正，于是辍不复为。而大覃思浑天，参摹而四分之，极于八十一。旁则三摹九据，极之七百二十九赞，亦自然之道也。故观《易》者见其卦而名之，观《玄》者数其画而定之。客有难《玄》太深者，雄又解之，号曰

《解难》。班固赞曰：此雄之《自序》云。

初，雄年四十餘，自蜀来至游京师。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，召以为门下史，荐雄待诏。岁馀奏《羽猎赋》，除为郎，给事黄门，与王莽、刘歆并。哀帝之初，又与董贤同官。当成、哀、平间，莽、贤皆为三公，权倾人主，所荐莫不拔擢，而雄三世不徙官。及莽篡位，谈说之士，用符命称功德，获封爵者甚众。雄复不侯，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。盖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也。以为经莫大于《易》，故作《太玄》。传莫大于《论语》，作《法言》。史篇莫善于《仓颉》，作《训纂》。箴莫善于《虞箴》，作《州箴》。赋莫深于《离骚》，反而广之。辞莫丽于相如，作四赋，皆斟酌其大，相与依放而驰骋云。于时皆忽之，唯刘歆及范滂敬焉，而桓谭以为绝伦。王莽时，刘歆、甄丰皆为上公。莽既以符命自立，即位之后，欲绝其原以神前事，而丰子寻、歆子棻复献之。莽诛丰父子，投棻四裔。辞所连及，便收不请。时雄校书天禄阁上，治狱事使者来，欲收雄。雄恐不能自免，乃从阁上自投下，几死。莽闻之曰：“雄素不与事，何故在此间？”问其故，乃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，雄不知情。有诏勿问，然京师为之语曰：“惟寂寞，自投阁。爰清静，作符命。”雄以病免，复召为大夫。

家素贫，嗜酒，人希至其门。时有好事者，载酒肴从游学。而钜鹿侯芭尝从雄居，受其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焉。刘歆亦尝观之，谓雄曰：“空自苦。今学者有禄利，然尚不能明《易》，又如《玄》何！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。”雄笑而不应。年七十六，天凤五年卒。侯芭为起坟，丧之三年。时大司空王邑、纳言严尤闻雄死，谓桓谭曰：“子尝称扬雄书，岂能传于后世乎？”谭曰：“必传，顾君与谭不及见也。凡人贱近而贵远，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，不能动人，故轻其书。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，薄仁义，非礼乐，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。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，皆有是言。今扬子之书，文义至深，而论不诡于圣人。若使遭遇时君，更阅贤智，为

所称善，则必度越诸子矣。”

马融

马融，扶风人。为人美辞貌，有俊才，博通经籍。大将军邓骘闻融名，召为舍人。不应，客于凉州武都汉阳界中。会羌虏起，边方扰乱，米谷踊贵。自关以西，道殣相望。融饥困，乃悔而叹曰：“古人有云：‘左手据天下之图，右手刎其喉，愚夫不为。所以然者，生贵于天下也。’今以曲俗咫尺之羞，灭无赏之躯，殆非也。”故往应骘召，拜为校书郎中，谄东观，典校秘书。是时邓太后临朝，骘兄弟辅政。而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，武功宜废，遂寝蒐狩之礼，息战陈之法。故猾贼从横，乘此无备。融乃感激，以为文武之道，圣贤不坠，五材之用，无或可废。元初二年，上《广成颂》以讽谏。颂奏，忤邓氏，滞于东观，十年不得调。因兄子丧，自劾归。太后闻之，怒谓融羞薄诏除，令禁锢之。太后崩，安帝亲政，召还郎署，复在讲部。车驾东巡岱宗，融上《东巡颂》。大将军梁商表为从事中郎，转武都太守。桓帝时，为南郡太守。融旧得罪大将军梁冀，冀因讽有司奏融在郡贪浊，免官，髡徙朔方。自刺不死，得赦还，复拜议郎，重在东观著述。

融才高博洽，为世通儒，教养诸生，常有千数。涿郡卢植、北海郑玄，皆其徒也。善鼓琴，好吹笛，达生任性，不拘儒者之节。尝坐高堂，施绛纱帐，前授生徒，后列女乐。弟子以次相传，鲜有入其室者。尝欲训《左氏春秋》，及见贾逵、郑众注，乃曰：“贾君精而不博，郑君博而不精。既精既博，吾何加焉！”但著《三传异同说》，注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诗》、《易》、三礼、《尚书》、《列女传》、《老子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离骚》。年八十八，卒于家。族孙日弹，献帝时位至太傅。

论曰：马融辞命邓氏，逡巡陇汉之间，将有意于居贞乎？既而羞曲士之节，惜不赏之躯，终以奢乐恣性，党附成讥。固知识

能匡欲者鲜矣。夫事苦则矜全之情薄，生厚故安存之虑深。登高不惧者，胥靡之人也；坐不垂堂者，千金之子也。原其大略，归于所安而已矣。范氏见道语。物我异观，亦更相笑也。

郑玄

郑玄，字康成，北海高密人也。少好学，不乐为吏，其父数责之不能禁。遂造太学受业，师事京兆第五元，通《京氏易》、《公羊春秋》、《三统历》、《九章算术》。又从东郡张恭祖，受《周官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、《韩诗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。以山东无足问者，乃西入关，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。融门徒四百余人，升堂者五十。融素骄贵，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。得力。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，闻玄善算，乃召见于楼上，玄因从质诸疑义。问毕辞归，融喟然叹曰：“郑生今去，吾道东矣。”玄游学十馀年乃归，家贫，客耕东莱，学徒相随已数百千。及党事起，乃与孙嵩等四十余人同被禁锢。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，著《公羊墨守》、《左氏膏肓》、《谷梁废疾》。玄乃发《墨守》，针《膏肓》，起《废疾》。休见而叹曰：“康成入吾室，操吾矛以伐我乎！”

灵帝末，党禁解，大将军何进闻而辟之。州郡迫胁，玄不得已诣进。进为设几秩，礼待甚优。玄不受朝服，而以幅巾见。一宿遂逃去，时年六十矣。后将军袁隗表为侍中，玄以父丧不行。国相孔融深敬礼玄，尝屣履造其门。又告高密县，为玄特立一乡，曰：“昔齐置士乡，越有君子军，皆异贤者之意。今郑君好学，实怀明德。昔太史公、廷尉吴公、谒者仆射邓公，皆称曰公。商山四皓潜光隐辉，世嘉其高，亦悉称公。然则公者仁德之正号，不必三事大夫也。今郑君乡宜曰郑公乡，可广开门衢，令容高车，号为通德门，以旌异之。”会黄巾寇青部，玄乃避地徐州，徐州牧陶谦接以宾师之礼。建安元年，自徐州还高密。道遇黄巾，仓卒罗拜，因相约不入玄境。袁绍时总兵冀州，遣使要玄大会，玄最后至。玄

身長八尺，飲酒一斛，秀眉明目，容儀溫偉。紹客多豪俊，并有才說，見玄儒者，未以通人許之。竟說異端，百家互起。玄依方辨對，或出問表，皆得所未聞，莫不嗟服。汝南應劭時亦在坐，因自言曰：“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？”玄笑曰：“仲尼之門，考以四科。回賜之徒，不稱官閥。”劭有慚色。紹乃表玄為左中郎將，不就。公車征為大司農，給安車一乘，令所過長吏送迎。玄皆以病自乞。五年春，夢孔子告曰：“起！起！今年歲在辰，來年歲在巳。”既寤，以讖合之，知命當終。時袁紹方與操相拒于官渡，令其子譚逼玄隨軍。玄不得已，載病而行。到元城縣，疾篤不進，卒年七十四。自郡守以下，嘗受業者，縑經赴會千人。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，依《論語》作《鄭志》八篇。玄所著凡百餘萬言。

王通

王通，字仲淹，太原人。父隆，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云龍門，著《興衰要論》七篇。每奏，帝未嘗不稱善。後出為昌樂令，秩滿退歸，遂不仕。四年通始生，九年江東平，隆嘆曰：“王道無叙，天下何為而一乎？”通時甫十歲，對曰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夫子之嘆，蓋憂生人勞于聚斂而天下將亂乎？”隆異之，遂告以《元經》之事。通後受《書》于東海李育，學《詩》于會稽夏瑛，問《禮》于河東關子明，正《樂》于北平霍汲，考《易》于族父仲華，不解衣者六歲。仁壽三年，通始冠，慨然有濟蒼生之心。西游長安，見隋文帝，因奏太平十二策。帝喜曰：“此天以生賜朕也。”下其議于公卿，公卿多不悅。時將有蕭牆之衅矣，通知謀不用，乃歸。大業元年，征不至。通乃續《詩》、《書》，正《禮》、《樂》，修《元經》，贊《易》道，九年而六經大就。門人河南董常、太山姚義、京兆杜淹、趙郡李靖、南陽程允、扶風竇威、河東薛收、中山竇瑒、清河房玄齡、鉅鹿魏徵、太原溫大雅、潁

川陈叔达等，咸北面称师，受王佐之道焉。十三年，江都难作。通有疾，召薛收谓曰：“吾梦颜回称孔子之命，曰：‘归休乎！’吾不起矣。”寝疾七日而终，门弟子共议谥谓文中子。二子，长曰福郊，少曰福时。

李生曰：文中子于道稍有见，其自负亦不小。然学未离门户，教不出垣墙，而贵房、魏不能兴礼乐，舛矣。当太宗时，门弟子罗列将相，未为不遇也。而曰有君无臣，曰必待董、薛，则仲淹之教可知矣。彼其区区，欲以周公之礼乐，治当时之天下。以井田封建肉刑为后世之必当复，一步一趋，舍孔子无足法者。然则使通而在，犹不能致治平也，况其徒乎！

胡瑗

胡瑗，字翼之，泰州海陵人。以《易经》教授吴中。景祐初，更定雅乐。范仲淹荐瑗，以白衣对崇政殿。与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同较钟律，丁度等谓非古制，罢之。授瑗试秘书省校书郎。范仲淹经略陕西，辟州推官，以保宁节度推官教授湖州。瑗教人有法，科条纤悉备具。视诸生如其子弟，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。从之游者，常数百人。庆历中，兴太学，下湖州取其法，著为令。以殿中丞致仕。皇祐中，更铸太常钟磬，驿召瑗、逸，与近臣太常官议秘阁。遂典作乐，授国子监直讲。乐成。迁大理寺丞。瑗既居太学，其徒益众，太学至不能容，取旁官舍处之。礼部所得士，瑗弟子十常居四五。嘉祐初，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，仍治太学。既而疾，不能朝，乃以太常博士致仕。陈瓘问徐积：“佛氏有悟门，儒者有否？”积曰：“有。积从安定先生学，先生晚畜二姬。一日，延积中堂，二姬侍侧。积请于先生曰：‘或有问者，何以告之？’先生曰：‘莫安排。’”

李生曰：不安排正安排也。胡安定尚未梦见安定在，况徐积乎！

穆修

穆修，字伯长，汝南人。师陈抟，传《易》学。性豪褊，少合。人有书其诗于禁中者，真宗见之而问。或对曰：“穆修。”上曰：“有士如此，何以不荐？”宰相丁谓对曰：“此人行不逮。”由是上不复问。登进士第，为颍文学参军，当时呼曰穆参军。老益贫，家有唐本韩柳集。修因丐于所亲，得镂板印数百帙，携入京鬻之。有儒生数辈至肆，共取阅。修夺取，怒视曰：“先辈能读一篇，不失一句，当以全部相送。”遂终年不售。时学者方事声律，未知古文，修始为之倡。其后尹洙始从之学古文，又传其《春秋》学。

李之才

李之才，字挺之。天圣八年同进士出身。为人坦率自信，无矫厉。师河南穆修，修性太严寡合，虽之才亦频在诤怒之中。之才事之益谨，卒能受《易》。初为卫州获嘉主簿，权共城令。时邵雍居母忧，筑室于苏门山百源之上。之才叩门来谒，劳苦之曰：“好学笃志，果何似？”雍曰：“简策之外未有适也。”真人。之才曰：“君非迹简策者，具眼。其如物理之学何？”他日又曰：“物理之学矣，不有性命之学乎？”雍再拜愿受业。于是先示之以陆淳《春秋》，然后授《易》而终焉。

之才器大，久不调，或惜之。石延年曰：“时不足以容君，盍去之？”遂隐去。再调孟州司法参军。范雍守孟，未之知也。雍初自洛建节守延安，相送者皆出境。顷谪安陆，之才沿檄见雍于洛阳，前日相送之人无一在者，雍始恨知之之晚云。泽州判官刘羲叟从受历法，世称羲叟历法。远出古今，有扬雄、张衡所未喻者，实之才启之。欧阳修使河东，荐羲叟。及修唐史，令羲叟专修律历天文五行志。